

阅读RCR, 设计N会所

From a Perspective of RCR: Design of Ningbo Pavilion

撰文 徐磊 李涵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建筑院11工作室

摘要 结合西班牙建筑事务所RCR Arquitectes (RCR) 的设计理念, 分析了宁波会所的设计方案。通过类比RCR作品和N会所的设计, 探讨了建筑与自然之间的多种可能关系, 总结和发展了处理二者关系的某些设计策略, 并在N会所的设计中进行了初步尝试。

关键词 会所 自然 人工 取景 叠景 迷景 盆景



图1 RCR 建筑事务所主要成员

巧合

这原本是两件毫不相干的事情: RCR, 一个远在西班牙小城厄鲁特 (Olort) 的建筑事务所; N 会所, 一个在宁波的私人会所。但设计N会所的时候, 我们恰好在阅读RCR (图1); 也可以说成, 研究RCR的时候, 我们正赶上设计N会所 (图2~5)。正是在对RCR作品的不断阅读中, N会所的设计逐渐清晰明朗并最终建构出自身的空间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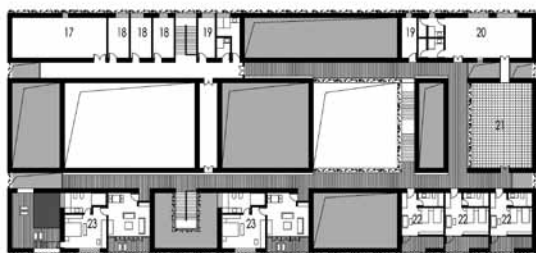
N会所位于宁波市, 面江, 背靠树林, 环境十分宜人。拿到场地图纸的第一时间, 出于建筑师的本能, 我们便知道N会所的设计核心问题是营造建筑与自然的关系。而在此前几天, 我们刚好拿到一本西班牙建筑师事务所RCR的作品集, 一看便爱上了。他们的设计优雅而宁静, 简洁的形体通过丰富大胆的材料运用创造出不同寻常的空间体验。于是把书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 没事便翻上几页。



图2 N会所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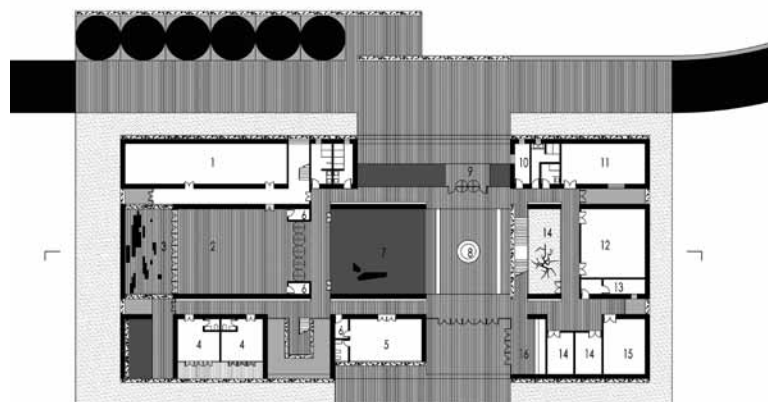


图3 N会所透视图



二层平面图

1 厨房 2 餐厅 3 客厅 4 卧室 5 浴室 6 卧室 7 浴室 8 卧室 9 浴室 10 卧室 11 浴室 12 卧室 13 浴室 14 卧室 15 浴室 16 卧室 17 浴室 18 卧室 19 浴室 20 卧室 21 浴室 22 卧室 23 浴室



一层平面图



剖面图

图4 N会所平面图和剖面图

看了一遍N会所的任务书，没什么感觉。就又拿起RCR的书来，翻开第一页，安东尼-葛蒂斯（Juan Antonio Cortes）的评论文章，大黑体字标题“自然的属性”，于是N会所的方案设计就很自然地 toward RCR 的建筑靠拢了。

取景

在赫罗纳（Girona）郊外的一处山丘上，RCR并排放置了11个长方形的盒子，构建了一座乡村别墅（图6）。山丘俯瞰一片优美的山谷，远处是雄伟的比利牛斯山脉。11个盒子仿佛是11个巨大的画框，将自然切分成若干幅风景画。居住者穿梭于巨大的画框中，在巨幅的、不断变换的“风景画”前悠然地享受着乡村生活。

建筑作为取景器是建筑师最常用的设计方法。一扇窗，一道门，一个洞口，一条缝隙是建筑的构件，但更重要的是自然景观画卷的边框。它们敞开了自然，同时反向建构了建筑自身。

放下书，N会所的设计思路也就来了。我们的想法是让参观者从不同的角度来体验江水，贴着水面看，俯瞰，向江的对岸看，顺着江看。通过对江不同方式的观看，建筑试图勾画出江水不同的画面。这种想法体现在建筑上便是一系列朝向不同、尺寸各异的窗洞（图7）。这一思路后来被放弃了，因为我们发现了RCR的另一种“取景”方式——“双向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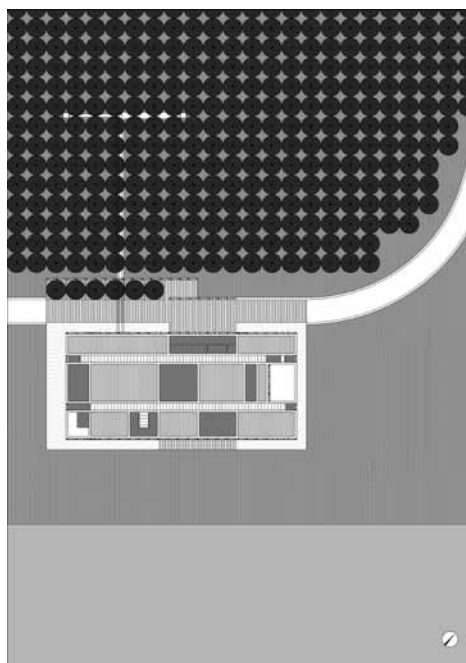


图5 N会所总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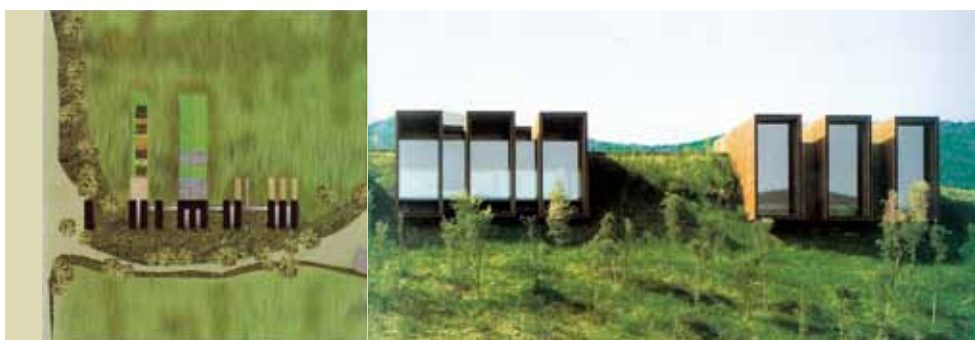


图6 水平住宅（Horizon House）RCR，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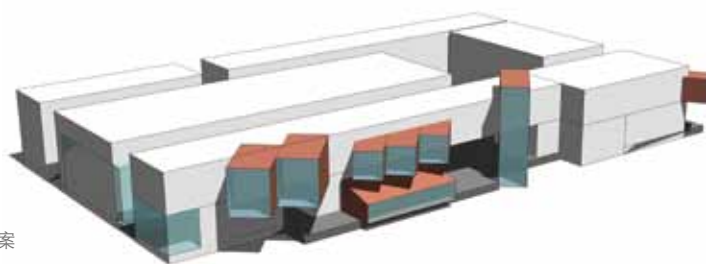


图7 N会所初期方案



图8 N会所最终方案“双向洞”（前视效果图）



图9 N会所最终方案“双向洞”（后视效果图）



图10 N会所最终方案“双向洞”（前视模型）



图11 N会所最终方案“双向洞”（后视模型）



图12 Tussols-Basil体育场, RCR, 1999-2001



图13 田径场中的树林与更远处的森林建立起联系，让跑道穿梭于树林之间

仔细阅读赫罗纳的乡村别墅，我们发现11个“画框”中有一些是前后对应的，从而将建筑“打穿”了。安东尼·葛蒂斯称它们为“双向洞”。“室外的空间通过双向洞得以穿越建筑内部从而形成室内外空间的连续性。建筑不再是插入环境的障碍物，而是让空气、光线、风景环绕其流动的装置。”如果说单向洞口的取景规定了使用者必须站在室内向一个方向观看，那么双向洞口不仅让使用者可以在室内朝不同的方向观看，同时也可以室外透过建筑观看其背后的风景。视角的多样性带来更多的取景可能性，一框一景成为双框多景，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细腻。

“双向洞”的概念让N会所的取景产生了新的方向。最终的方案只保留了一个取景框，即典型的“双向洞”（图8~11）。从会所的入口处透过建筑可以看到远处的江面，从江面上亦可以看到建筑背后的树林，在会所的大厅中则既可远眺江水又可回望树林。完整的建筑体量中仅留此一处豁口，江水与树林形成唯一的沟通。取景的吝啬凸显了场地景观的核心特征，并因其唯一性而变得更加珍贵。

叠景

RCR的早期作品位于厄鲁特的田径体育场让我们着实惊了一下（图12）。这种惊绝不是扎哈或是库哈斯式的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惊。事实上这座田径体育场压根就没有建筑，它只是厄鲁特小城供市民健身用的一块场地。RCR的设计仅仅是在场地中央保留了几丛树。而这一景观式的微小操作却彻底颠覆了田径场的原型，至少我们没有见过中间有树的田径场。但联系到实际的生活经验，中间有树的田径场更符合普通市民的健身需求。健身其实是一种娱



图14 三个主要室内空间之间分别插入3个天井式内院，形成建筑与自然的叠加



图15 室内外空间的反复叠加



图16 模型

乐，而田径场则是一个公园。环形跑道由于树的存在，不再因一览无余而漫长乏味。RCR说：“这些落叶树就像一层层屏障，随季节的变化而变化，从不透明到半透明，到几乎全透明。它们和田径场周围的树林，以及更远处的森林建立起联系，让跑道穿梭于树林之间（图13）。”

实际上RCR使用了一个最常用的设计手法：叠景，让一个平淡无奇的田径场变得微妙起来。

如果说取景是二维的框选，是绘画式的、平面化的，那么叠景则需要第三个维度——纵深的介入。在纵深的维度上，弯曲、遮蔽、叠加空间、材料、元素，从而在人、建筑、自然之间制造出体验的距离，叠景于是产生。

当我们决定将N会所外部的自然环境与建筑的关系浓缩到唯一的“双向洞”中时，我们对建筑与自然关系的处理便逐渐向建筑的内部展开了。会所的各功能用房被安排在3个条形体量中。我们在位于中间的两层通高的条形体量中布置了3个主要的公共空间，依次为多功能厅、门厅和视听室。在它们之间分别插入3个天井式内院，分别为石院、水院和沙院。这6个空间在视觉上保持连贯，形成了室内与室外、建筑与自然的反复叠加。通过纵深维度的组织，建筑与自然交织在一起，均质的室内空间由于异质的自然元素的渗透而产生了细腻微妙的变化（图14~16）。

叠景是“取景框”的进一步发展，它实质上是在一个方向上重复放置了若干“取景框”，并在它们之间插入不同透明度的“屏”，产生叠、遮、掩、滤等效果，让游走于其中的人的体验变得细腻丰富。它是修饰也是烘托，它是欲盖弥彰也是曲径通幽。

从N会所南北轴线上连接江水与树林的“取景”，到东西轴线上室内与室外、建筑与自然连续交替而形成的“叠景”，设计完成了一次体验上的递进。但无论取景还是叠景，建筑与自然只是在空间上相互穿插，它们本身的属性并没有改变，建筑依然作为人造物与自然保持着清晰的界限。取景与叠景将建筑与自然进行了成功的拼贴，但属性的改变依赖的不是拼贴而是混合。建筑与自然可以实现无缝的混合吗？

迷景

不止一次我们发现RCR的建筑具有了自然的某些属性。位于厄鲁特一家餐厅中用扭曲的钢板做成的隔断让人产生藤蔓类植物的联想（图17）。位于曼列乌（MANLLEU）的游泳馆，其外表皮为横向的波浪形钢板，经过光线的反射，犹如波光粼粼的水面——一座西班牙的“水立方”（图18）。位于厄鲁特的一座火山泥浴中心密密麻麻插在地上的钢管让人想起草丛、芦苇。用玻璃百叶做的围墙，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肌理（光滑或粗糙）、不同的透明度，在光线的作用下仿佛是火山喷出的某种结晶体（图19）。



图17 Les Cols 餐厅，RCR，2003



图18 Manlleu 游泳馆，RCR，2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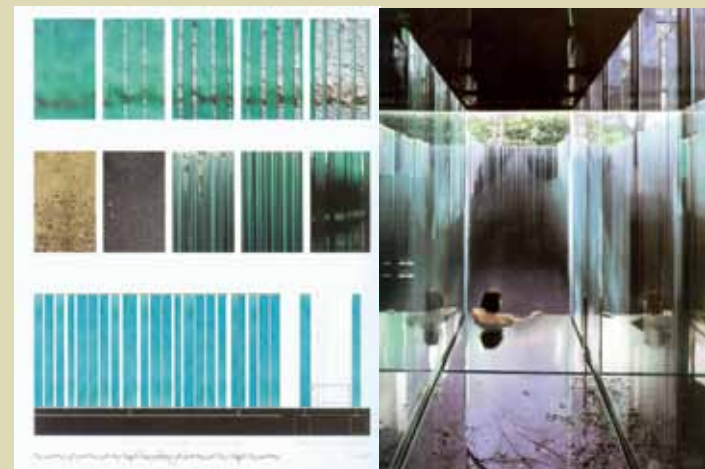


图19 Les Cols 泥浴中心，RCR，2007

我们杜撰了“迷景”这个词来阐述RCR建筑中的这些现象。相对于迷景，一个更容易理解的词是“拟景”，即模拟自然。但仔细阅读RCR的建筑，我们发现那些建筑构件并非要单纯地模拟自然，它们本身依然保留有明显的人工性，但同时又再造了某种自然的效果。迷景一词源于迷彩（camouflage），仔细观察迷彩服，我们发现其上面的纹理是非常人工化和非常抽象的（图20）。迷景不是要拷贝自然，而是通过人工的方式重新诠释自然。它不是被动的跟随，而是主动地解析、提炼、浓缩、升华。通过迷景，建筑以人工的方式再造出自然的某些气质和属性，从而与自然环境产生更积极的互动。

迷景的概念最终在N会所上具像为由5种不同直径的钢管在会所外围构成的一圈钢柱表皮（图21，22）。细密的钢柱再造了江边的芦苇和身后的树林。镜面反射将钢柱、树林、江水、建筑混合为一片光怪陆离的影像。不同高度的钢柱制造出参差不齐的天际线，试图追随树林与天空的边界形态。肌理与轮廓的迷景将建筑的长方形体量——完美、理性的人工化存在——溶解。迷景的策略也延续到了N会所的室内空间，钢柱的表皮发展为室内的天花吊顶、家具、隔

断、栏杆、灯具，它们仿佛是金属的藤蔓植物，在正交的、笛卡尔式的理性空间中自由地生长。建筑在重造自然，在“景观”中生成（图23）。

盆景

迷景的概念导致了一个镜像概念——盆景的产生。盆景，顾名思义：呈现于盆器中的风景。有自然景观的内院就是放大的盆景，建筑就是盆器。盆景有一种本能的欲望就是要将自然人工化（图24）。这里我们借用这个词，并将它引伸为一种“抽象自然”的设计策略。如果说迷景是在人工中体现自然，盆景恰恰相反，它要在自然中体现人工。盆景直接使用了自然中的元素：花、草、沙、石，并以一种极度理性的方式，像建造建筑一般建构自然。

例如N会所的石院没有使用自然状态的石材，而是将它们切割成几种标准的模数单元，以砌墙的方式筑成一座石山（图25）。同样竹院的竹子不追求天然竹林的野趣，而是借用了苗圃行业的育林工具——一种正交十字网架固定竹茎，使竹林形成整齐的行列，且每一根竹子都垂直向上，毫不弯曲，竹林仿佛是一片建筑的柱阵（图26，27）。这里，N会所的自然形成为建筑的一种延伸。



图20 迷彩服的图案



图21 N会所夜景，钢柱表皮晶莹剔透



图22 N会所钢柱表皮，迷景策略的应用



图23 N会所室内，钢柱表皮转化为室内元素



图24 盆景——人工化的自然



图25 石院中的石山



矛盾

“建筑须由自然开始，它是人与自然之间无法分割的联系”；“事实上，建筑以及一切参与建筑的事物，都必然是一种反自然的行为。当某人选择了一个建筑基地，他就把它和自然分离开来了。”

安东尼-葛蒂斯在《自然的属性》一文中，开篇便指出了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很显然建筑与自然的关系从来就是复杂、暧昧、说不清的。一方面建筑总是试图靠近自然，借用它，强调它，唤醒它，甚至模仿它，而另一方面毫无疑问建筑是一个人造物，是大脑思考的产品，是反自然的行动。N会所的设计无意判断这两种观点的是与非，而是在两个方向上都进行了尝试与探索，就像一个试验的容器（图28）。我们希望它能开启建筑和自然之间更多的可能性，建立更多的对话方式，由此丰富建筑与自然这个永恒的话题。

参考文献

- [1] Juan Antonio Cortes, The Attributes of Nature, RCR ARQUITECTES [2003/2007], EL Croquis N.138
- [2] RCR Arquitectes [1999–2003], EL Croquis N.115/116



图26 十字网架固定竹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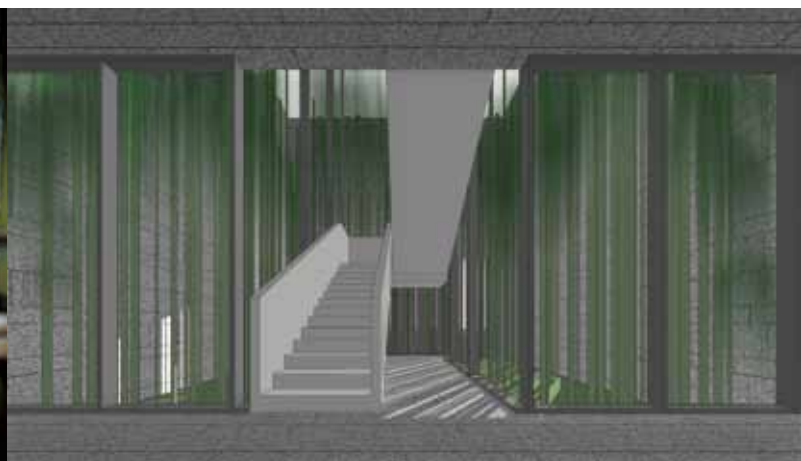


图27 竹园中竹子的矩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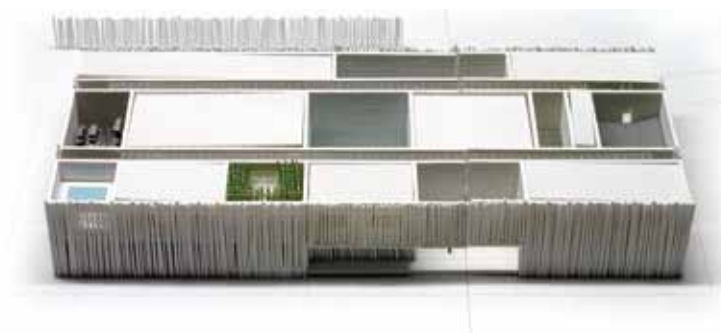


图28 模型

